读史札记

“天兄”的缄默
——水窦村之战后萧朝贵踪迹考

刘 晨 刘 平

一、引言

据《天兄圣旨》记载，自道光二十八年（1848）九月始，至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闰八月初一日，萧朝贵代天兄传言多达一百二十余次。[①]咸丰元年十月水窦村之战后，天兄因萧朝贵受伤，两次下凡安抚诸人。此后，直到咸丰二年（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三月，天兄为鼓励将士攻取桂林再次下凡，仅留下“各放胆宽草”[②]五个字后，便匆匆归天。在此之前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天兄没有下凡，一向披坚执锐，“遇战当先”[③]的西王也不见了踪影；这之后到萧朝贵战死，五个月的时间里，天兄继续保持缄默，萧朝贵仍然不见踪迹。

咸丰二年七月，消失了近一年的西王萧朝贵，又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并迅速地战死在长沙城外，结束了生命。

学界对水窦村战役后萧朝贵的踪迹和天兄的缄默尚无专题研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曾注意到萧朝贵长期的缄默，并提出在此期间太平军高层领导者之间是否发生了政变的疑问，但未作考证，亦未对其所谓“政变”做进一步的解释和界定；[④]王庆成曾推测：永安封王是太平天国体制的巨大变化，必然要在内部关系上经历相当的酝酿和调整，太平军在永安长期停留，或与解决内部的这一问题也有关系。[⑤]但他没有论证此观点，也没有解释萧朝贵失踪和天兄缄默的原因。

二、水窦村之战前后

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一日，萧朝贵、罗大纲等人率太平军攻占永安，这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攻克的第一座城池。

第二天，清广州副都统乌兰泰率部抵达永安州夏宜村，进至离州城十余里的文墟。在之后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清军与太平军在永安城外的水窦村、莫家村、卫龙村等地展开频繁的争夺战。

十月初，清营新募的两千名潮勇陆续开赴前线，集结的清军数量达到数万人，南线乌兰泰所部清军也达到万人以上。十月十八日，乌兰泰与侍卫开隆阿、副将常禄、总兵经文岱、秦定三等人率部猛攻水窦村，道员许祥光、张敬修等由东配合，爆发了水窦村之战。水窦村是永安外围太平军最南端的防御线，也是濠江上的前哨阵地和粮食储存地，同时也是联络太平军水陆两军的关节，战略地位显著。这一战，清军投入大量兵力，北线清军也在总兵刘长清、长瑞、长寿、李能臣、高谦的带领下，

[收稿日期] 2011－02－20
[作者简介] 刘晨（1986—），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刘平（1962—），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济南 250100

分三路进攻，战事猛烈为历次攻城之最。

乌兰泰所部焚毁水窦村旁太平军屯粮小营盘一座，又攻毁六瓮村。萧朝贵出城督战，集结州城、莫家村太平军三千余人，突袭清军侧后，被乌兰泰击退，转而“奔石沟村”，“水窦北二营‘贼’复来接应”，太平军会师后“过河奔回莫家村”。太平军诱敌深入，突然出击，清军伤亡六十六人，乌兰泰不敢再追，撤回大营。[6]

北线三路清军的攻势也被太平军瓦解。长瑞、长寿兄弟所部湖南兵及新旧潮勇在龙眼塘右山梁遭太平军伏击，清军各部溃散，只有守备徐大醇“以湖南兵五百往战，各军不相就应，伤亡尤多，生还者仅二百余人”，“北路各营，几不可保”。[7]

太平军取得水窦村战役的胜利，但也遭受重大损失，萧朝贵在指挥战斗时受了重伤。

萧朝贵重伤，最直接的证据是《天兄圣旨》。

《天兄圣旨》记载“辛开元年十月十八日，天兄劳心下凡，时在永安。天兄因西王诛妖，受些小伤，不甚要紧，欲安天王及众等心，爰降圣旨谕众小。”既然萧朝贵（时未封王）受的是小伤，“不甚要紧”，就应无有大碍，天兄又何故“劳心下凡”呢？天兄下凡，附于萧朝贵体传言“尔众小，安慰尔二哥宽心安福。贵妹夫受些苦难，不妨也。”

随即，杨秀清、冯云山、石达开到场，围绕在受伤的萧朝贵身边，天兄又安抚他们：“秀清弟，尔们登朝，安尔主宽心安福。尔妹夫受些苦难，不妨。”从天兄安慰杨秀清等人的话中可以看出，萧朝贵是“受些苦难”，如果仅是“受些小伤，不甚要紧”，又何以称得上“苦难”？天兄的话前后矛盾。从杨秀清等人的回答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他们对萧朝贵身体状况的不安和忧虑。杨秀清等人祈求天兄：“我们众小弟沾得天兄从前代赎罪功劳甚大，今朝贵妹夫八千岁又代世人如此受苦，小弟求天父天兄格外看顾早愈，同顶起天父天兄纲常也。”“如此受苦”四字正流露出此时萧朝贵身受重伤，痛苦难耐。

天兄答复他们“不妨。尔们宽心……尔们要吩咐合军众兵将，各自俱要宽心，认实天父天兄。踊跃放胆向前，同心同力，杀灭妖魔。”旋即“回天”。这次下凡，洪秀全并未到场，但天兄两次要众人安慰洪“宽心安福”，可知洪秀全此时对萧的身体状况也十分担忧。

两天后，“西王伤痕未尽痊可”，情况似乎更加危急，以至天兄再次下凡，安慰众心。十月十八日的下凡，韦昌辉并未在场，天兄此次特地传谕于他。韦昌辉祈求天兄“格外看顾贵妹夫八千岁，不好重苦”，“求保八千岁早愈”。由“如此受苦”到“重苦”的变化，可以看出萧朝贵的伤并未减轻，而是加重了。对于萧朝贵的伤，天兄含糊其辞地回答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越受苦，越威风。尔放草、宽草。凡有那些妖魔，任他一面飞，一面变，总不能走得朕天父天兄手下过也。”并要韦再次安慰洪、杨等人。[8]

十月二十日的下凡结束后，天兄变得缄默起来，萧朝贵也沉寂了。这与水窦村之战前，天兄极为频繁地下凡，甚至一天会有几次下凡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是极不正常的。

水窦村战役前，萧朝贵参与了太平军军兴以来的大小战役，遇战当先。清军也畏惧他，张亮基曾奏说萧朝贵是“凶悍首逆”[9]，张德坚说他“面貌凶恶，性情猛悍，每率群丑，与我兵苦战”[10]。

受伤后的第七天，萧朝贵在永安封王中象征性地拜封为西王。此后，在蓑衣渡之战、占兴安、攻全州、取永州、下道州、克郴州等重大战役中，皆不见了萧朝贵的身影，而一直与萧朝贵配合作战的罗大纲，开始独自负责起前线战事。

咸丰二年二月十六日，太平军乘雨夜突出永安，罗大纲为先锋，率部击破东路古苏冲清军大营，太平军“方得小路出关，得火药十余担，方有军资”[11]。

四月，太平军屯驻道州。各王“居城，余党散处七坊，扎营四乡路口”[12]，罗大纲则独挡一面，先于“水南门扎营一座”[13]，又将所部千余人分拨五六营，以为疑军。

六月初八日，罗大纲统率所部千人，以天地会为向导，在石岩与天地会首领周法贵会师，双方合兵两千余人，“齐进江华”[14]，遂克

县城。

这些著名战役的指挥者都不是萧朝贵，而是罗大纲。但罗大纲在金田起义时仅为左二军军帅，攻克全州后提为土一总制。他官爵低微，却肩负着统率前军的重任，足见其在跟随萧朝贵作战时积累了充足的指挥经验，并得到洪、杨等人的倚重，也只有在萧朝贵重伤后，他才会继领前军。

有记载说萧朝贵参加了永安破围战和其后的龙寮岭会战，这些记载的主要根据是《洪大全自述》中“第三起就是我同萧朝贵，带有一千多人，五更时走的”[15]这句话。《洪大全自述》为伪作已为众多学者证实，单就身任前军主将的西王负责起护送家眷、辎重的事情来看，这一点就值得怀疑。清方一直存在把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弄混的情况，[16]赛尚阿伪造《洪大全自述》时，也误将后军主将南王冯云山作西王萧朝贵，而龙寮岭会战的实际负责人是秦日纲，[17]不是萧朝贵，整个会战中都不见萧朝贵的身影。

证明萧朝贵重伤的另一个证据是审理周锡能案。[18]

十月二十九日（萧朝贵受伤后的第十一天、永安封王后的第四天），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及曾天芳、蒙得天（蒙得恩）齐到东王杨秀清处请安，商议大事并欲奏封周锡能，言不数语，天父突然下凡，秘密吩咐诸王：“今有周锡能反骨偏心，串同妖人回朝，内应谋反……尔等立即发令擒拿他三人押后，我天父自有分断。”[19]是日，前往杨秀清殿前请安的包括除西王萧朝贵外的所有首义诸王，郭廷以认为，“无西王萧朝贵，足证朝贵与秀清地位相若”[20]。是时，永安封王，西王的地位已不能和东王同日而语，下文将详述。西王请安不到，必有他情。

是日，南王、北王、翼王上朝，将本日发生各事奏报天王，亦未见西王上朝。是夜，天父再次下凡，审吊周锡能，派国宗杨辅清、杨润清传知各王，天王亦至，并“统率众臣跪伏”[21]，至三更后始自东王府回宫，唯独不见西王。

翌日，天父复下凡，令国宗杨运清传集诸王、曾天芳、蒙得天等。天父还吩咐南王、北王、翼王：“尔众小再加时时灵变，每事有我作主不妨。”[22]天父两日之间三次下凡，传齐诸王及文武百官，甚至天王都亲赴东王府，跪伏天父，至三更始还，西王却不见踪影，若西王康健，理应在场。

同时，天父下凡处理周锡能叛变案让太平军将士“同喜沾天父恩德……虔谢天父破灭凡间妖魔鬼计，看顾众小权能恩德”[23]，为刚刚封为东王五天的杨秀清积攒了更多的政治资本。如此重大事件，天兄也应下凡指示，显示权能，起码可以弥补一下自己的威信，可是天兄一直在保持缄默。

另外，永安封王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佐证萧朝贵重伤。否则，具有代天兄传言神圣身份的萧朝贵，又在长期活动中取得和杨几乎平起平坐的地位，是不该受人节制的。再者，永安封王如此大事，天兄理应下凡授旨，安排人选，可是并未见诸史料，说明“天兄”此时已不具备下凡的能力，甚至不具备说话的能力，否则萧何以甘心让自己退出权力核心，[24]由杨秀清节制自己呢?

由此而论，这一阶段天兄缄默和萧朝贵失踪的原因就是萧朝贵在水窦村战役中受了重伤，已经丧失行动能力，甚至是语言和思维能力。

三、悄然的政变：永安封王

长沙城外，萧朝贵的突然出现，并不意味着他的健康是突然恢复的。至于萧朝贵何时恢复了健康，有史料记载，咸丰二年春太平军围攻桂林期间，“贼首及萧朝贵、罗亚旺等，常在街市”[25]，策马攻坚，指挥战斗。《天兄圣旨》记载：“壬子二年三月十五日，天兄劳心下凡，时在桂林。有妖作怪，天兄恐众等畏缩，爰降圣诏谕曰：‘各放胆宽草。朕回天矣。’”[26]天兄再次下凡，虽然仅留下几个字，但意味着萧朝贵起码已经恢复了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并开始操心太平军的战事。

因此，可以以天兄再次下凡为标志，将天兄的缄默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萧朝贵的消失和天兄的缄默主要是由重伤导致的，这期间以养伤为主。在萧朝贵恢复了语言和思维

能力的后一阶段，直到他自荐去袭长沙之前，为什么天兄仍然保持缄默达五个月之久，萧朝贵也并未重新参与到太平军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中去呢?

在萧朝贵受重伤后的第七天，咸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天王洪秀全颁布诏旨，正式敕封五王：

“前此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朕命称为王爷，姑从凡间歪例。据真道论，有些冒犯天父。天父才是爷也。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27]

永安封王，太平天国的政治权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先前，太平天国的政治权力格局是天王与军师或者说“五军主将”共治，[28]永安封王后，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洪秀全不仅把军权、政权、神权的主导权让与杨秀清，甚至连各王的指挥权也一并交给他，在杨秀清与其他四王之间，制造了严格的身份等级界限。

永安封王，形成东王杨秀清节制诸王、一人独大的局面。无论是原本和杨秀清几近于平起平坐，代天兄传言的西王萧朝贵；还是上帝会的创始人，早已被杨、萧联手排挤出权力核心的冯云山；亦或是资历尚浅的韦昌辉和石达开，他们都不具备制衡杨秀清的政治资本和实力。杨秀清的封号不久也变为“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众呼“九千岁”。自此，太平天国“一切号令，皆自伊出”，“刑赏生杀，伪官升迁降调，皆专决之”，天王唯“画诺而已”。[29]权力的膨胀和功勋的建立，促使杨秀清野心的增长，他“自恃功高，一切专擅，洪秀全徒存其名”，“往往据洪秀全之座，诡称天父下凡附体，任伊造言煽惑。自秀全以下，各伪王伪官，皆长跪听受”，“实欲虚尊洪秀全为首，而自揽大权独得其实”，甚至随意凌辱百官，鞭笞诸王，还欲借故杖责天王。[30]另外，杨秀清还取得“立而不跪”[31]的特殊待遇，上殿面君时，杨“立在陛下”，其他诸王则只能“跪在陛下”。[32]杨秀清在天国之中已无须向任何人跪拜，反而在他假借天父临凡时，天王还要“长跪听受”。

萧朝贵在金田起义前，通过戊申年九月的“天兄附体”，给自己赋予了神秘的宗教色彩，顺利实现“君权神授”，跻身于上帝会的领导核心。他代天兄传言，以“杨秀清、萧朝贵是双凤朝阳”[33]之语，向洪秀全表明萧、杨二人同是军师，地位并不在杨秀清之下。又以“天下万郭都靠秀清、朝贵二人”和天王回答的“这边帮手（冯云山、韦昌辉）不是十分帮手，秀清、朝贵乃真十分帮手”[34]之语，成功将冯云山排挤出领导核心。洪秀全在东乡称王后，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左辅正军师，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右弼又正军师。杨、萧二人共为军师，成了天王的左辅右弼。萧朝贵几乎和杨秀清实现平起平坐，两者间达到政治上、宗教上的均势。

以后（甚至在萧死后）凡遇发布重大命令、檄文，东、西二王多联名发布。在后来历年颁行的历书中，东西二王的名字、衔号、爵位也都并行分列在历书封面“太平天国”四字下方的右左两侧。这些可以佐证，永安封王前，萧朝贵与杨秀清地位相近，以至在他死后仍然被太平天国的君民或出于习惯或出于纪念的原因，名誉上仍然把他和杨秀清视为一个等级。

实际上，永安封王后，东西二王的地位已发生实质性变化。东王具有节制诸王，包括西王的权力。按礼，西王见东王要行跪拜大礼，并山呼东王九千岁。二者在此后虽仍联名发布文告，但好景不常，在署名为“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刻”的《颁行诏书》中，杨秀清的列衔称号，比原来的修改本增加了28个字，萧朝贵的名字连带衔号却被完全删除。定都天京后的杨秀清时代，杨秀清增加了“禾乃师”、“赎病主”、“劝慰师”、“圣神风”等宗教头衔，而萧朝贵“右弼又正军师”的头衔则保持长达6年不变（曾与列王同加宗教称号，封“雨师”）。

当萧朝贵从重伤中恢复过来，天父独裁的局面已然形成。天父的威信在太平天国军民中已大大超过天兄，天兄下凡的意义也被天父频繁的出现湮没了，他的代言人杨秀清在军民的拥戴下被提到太平天国的最高等级。

一场无声无息的政治变动，就这样悄然发生了。

四、结语

水窦村战役后，萧朝贵确系身受重伤，丧失参与政治军事活动的能力。也正是由于他的重伤，甚至有生命危险，洪秀全才不得不完全倚仗雷厉风行、办事干练且具有天父代言人这一神秘崇高身份的杨秀清。永安封王，天王授予东王节制诸王的全权，这固然是出于时局的需要。因为此时，除了杨秀清和伤重有生命之虞的萧朝贵，其他三王都不具备总揽全局，指挥全军的资历、实力及宗教身份。在原先本已一步步取得和杨秀清几乎平起平坐地位的萧朝贵，丧失了自己更高的权力，自动退出政治权力核心。太平天国的政治权力格局就在西王重伤后的第七天，发生了一场悄无声息的重大转变。

可以说，水窦村战役后萧朝贵的重伤，导致"天兄"的长期缄默和萧朝贵的"失踪"，也导致太平天国政治权力格局的重大变化。同时，太平天国政治权力格局的变化、萧朝贵退出最高权力核心，也是"天兄"继续保持缄默、萧朝贵继续沉寂的原因。在身体开始恢复后的五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萧朝贵和天兄面对现实，只能用沉寂和缄默，无声地表达自己的无奈、不满以及抗议。直到他决定再次统领前军为太平天国开疆拓土、再建功勋，萧朝贵才又一次出现在人们面前。可是，天兄似乎一点也不眷顾他的代言人，萧朝贵奇迹般地恢复健康后，又神话般地迅速地战死在长沙城外。

---

①②⑧㉖㉝㉞王庆成编注 《天父天兄圣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97 页；第 97 页；第 93-96 页；第 97 页；第 5 页；第 64-65 页。

③⑨《徐广缙奏报查明敌首萧朝贵实被轰毙等情形片》(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 4 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274 页。

④ [美] 史景迁 《"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朱庆葆、计秋枫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年，第 233 页。

⑤王庆成 《太平军内部对建都问题的论争及其影响》，载《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94 页。

⑥《赛尚阿奏报十月十八日十一月初六日两次进剿永安获胜情形折》(咸丰元年十一月十五日)，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 2 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年，第 524 页。

⑦丁守存 《从军日记》，载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2 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 年，第 298 页。

⑩㉙㉚㉛㉜张德坚 《贼情汇纂》，载中国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 3 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 年，第 47 页；第 45 页、第 102 页；第 46 页；第 46 页；第 203-204 页。

⑪⑰《忠王李秀成自述》，载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 2 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49 页。

⑫光绪 《道州志》卷 6，第 13 页。

⑬奕䜣等撰 《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 13，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纪事本末类，第 403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267 页。

⑭《巫法贵供》，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第 29 页。

⑮《洪大全自述》，载中国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 2 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 年，第 779 页。

⑯蓑衣渡会战的亲身经历者萧盛远记载 "和镇即邀远襄理戎幕，随带兵赶至全州。贼已窜出，随跟踪追击，连获胜仗，并击毙贼首萧朝贵，贼众直窜楚南，此二年四月内事也。"(萧盛远 《粤匪纪略》，载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 年，第 25-26 页。)《赛尚阿奏报于全州击毙萧朝贵敌复窜道州一路现督诸军追剿情形折》(咸丰二年五月初四日) 记载 "内伪西王被炮子打伤甚重，登时毙命，伪南王亦被炮子打入肚腹，炮子未经取出。又贼中伪称罗大人即亚旺，亦受炮伤，打入左乳，炮子用刀取出。其伪西王尸埋在蓑衣渡西沙坡，因此惊惶逃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 3 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273 页。) 钦差大臣赛尚阿也误将冯云山作萧朝贵，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清方虽将冯云山与萧朝贵弄混，但对萧朝

贵的受伤并非毫不知情，因为奏折中同时奏报冯、萧二人都已受伤。

⑱周锡能原为广西博白上帝会头领。咸丰元年六月，自请回博白团集旧部，与朱锡杰等人降清。十月复回永安，谋做内应，被杨秀清发现处死。

⑲㉑㉒㉓《天父下凡诏书》(一)，载中国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 1 册，上海: 神州国光社，1952 年，第 7-8 页; 第 8 页; 第 18 页; 第 19 页。

⑳郭廷以 《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上海: 上海书店，1986 年，第 143 页。

㉔关于权力核心和权力核心层(圈) 概念的阐述，笔者认为，两者是有区别的。按照李秀成自述所说，太平天国在金田起义前后的权力核心层(圈) 包括洪秀全及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六人，而权力核心则是一个点，是整个权力核心层(圈) 的领导中心。起初洪、冯位于权力核心，之后冯被排挤，洪、杨、萧位于权力核心，萧重伤后，永安封王，太平天国的权力核心则变为洪、杨二极对立，最终总矛盾爆发，酿成天京事变。

㉕况澄 《时事诗二十四首》，载《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北京: 中华书局，1978 年，第 260 页。

㉗《永安封五王诏》，载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 中华书局，1979 年，第 35 页。

㉘简又文 《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上，香港: 简氏猛进书屋，1958 年，第 34-35 页。

(上接第 47 页)

㊱《湖南省例成案》，兵律卷七，页 18。

㊲同上书，兵律卷七，页 26。

㊳与内地一样，保甲制度在当地亦常常流于形式，成为虚应故事，参见《湖南省例成案》兵律卷八，页 4。

㊴曾国荃 《湖南通志》卷八十四，武备七，《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63 册，页 394-395。

㊵段汝霖 《楚南苗志》卷四，"排解"，页 177。

㊶该案例的详细记载见《湖南省例成案》，兵律卷十一，页 11-43。

㊷案情复杂主要是因为不同当事人供述出来的细节有相当出入。比如跟随唐树连要人的是龙章六等人还是杨记保之妻等一群妇女，杨记保是被苗人抢回还是唐树连主动释放等等，这些细节实际影响到判案的结果，但与本文论述关系不大，此处从略。

㊸《湖南省例成案》，兵律卷十一，页 39。

㊹同上书，兵律卷十一，页 42。

㊺参见苏钦 《"苗例"考析》，载《民族研究》1993 年第 6 期; 胡兴东 《清代民族法中的"苗例"之考释》，载《思想战线》2004 年第 6 期。

㊻段汝霖 《楚南苗志》卷三，页 92。

㊼见《湖南省例成案》名律例卷一，页 46-55。

㊽《湖南省例成案》名律例卷一，页 53。

㊾㊿《湖南省例成案》名律例卷一，页 54。

(51)《湖南省例成案》名律例卷一，页 55。

(52)依大清律例的规范，嘉庆十八年版的《湖南省例成案》"名律例"下专设"化外人有犯"一目，将乾、凤、永三厅的苗人司法问题列入其下。

(53)参见谭必友 《清代湘西苗疆多民族社区的近代重构》，民族出版社 2007 年版。

(54)关于清王朝禁止汉人入苗疆，除上述禁令外，尚有《湖南省例成案》兵律卷七《稽查苗疆各事宜》之长文，几乎全文就是处理汉人入苗疆的问题。

(55)《湖南省例成案》，兵律卷二，页 7。

(56)《湖南省例成案》，刑律卷五，页 14。

(57)《湖南省例成案》，刑律卷五，页 16。

(58)(59)段汝霖 《楚南苗志》卷三，页 149。

(60)《湖南省例成案》兵律卷五，页 39。

(61)沈家本 《大清现行新律例》，"大清现行刑律·案语"，卷三十五，《续修四库全书》本，第 864 册，页 813-814。

(62)胡兴东 《清代民族法中的"苗例"之考释》(《思想战线》2004 年第 6 期) 对此有过分析，认为"苗例"适用于南方各民族地区，似有商榷余地。

(63)《湖南省例成案》，兵律卷十一，页 34。

(64) 同上书，兵律卷十一，页 11。